

明·吕纪《红梅斑鸠图》

蛇年春来早,红梅报春来。在中国的传统绘画中,红梅无疑是经常可以看到的题材,像龙美术馆中就有一幅明代吕纪的《红梅斑鸠图》。



■ 吕纪《红梅斑鸠图》

吕纪,与明代另一位花鸟画家林良齐名。在中国传统绘画作品中,入宫供奉的时间应在成化年间,而极盛于弘治年间。比吕纪略晚的杭淮在其《双溪集》中有诗云:“吕纪昔在宪宗朝,指挥直入明光殿,金盘赐予出金银,落笔天颜生顾盼”。吕纪入宫之初的成化年间,林良的绘画正风靡宫廷,而林良的作品都以水墨淋漓为特色,所以吕纪虽然最初所学为工笔重彩画法,入宫后早期的作品却风格极近林良,是以水墨淡彩画居多。

吕纪存世的作品并不算很多,其绘画风格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水墨为主,略施淡彩,用笔较为豪纵;另一类则是设色浓丽,用笔工致,具有富丽的宫廷装饰趣味。这幅作品展现的是一棵枝干粗壮的老梅树,梅花在冬日的寒雪中争相怒放,5只斑鸠蜷缩着蹲在树干上,整幅作品构图干净利落,十分大气。画家为了表现冬天的雪景,采取了在绢地上用淡墨渲染的手法,只在树干的上部留出空白,自然就显现出厚厚的一层白雪。梅花的老干新枝,用笔也有所不同,老干运笔厚重,新枝下笔快捷,二者对比十分强烈。5只小鸟,动态不大,却极有生趣,采用“没骨”画法,茸茸的羽毛,用笔不多,质感的描绘却很到位。满涂的淡墨将冬日的阴霾气氛渲染得非常强烈。

斑鸠是一种祥瑞之鸟,也与民俗有关,所以古人对斑鸠颇多好感。《水经注》引《风俗通》曰:“俗说高祖与项羽战于京索,遁于薄中,羽追之。时鸠止鸣其上。追之者以为必无人,遂得脱。及即

位,故作鸠杖以扶老。”斑鸠的描绘在传世名作中很常见,如宋徽宗赵佶《桃鸠图》、元代钱选《桃鸠图》、明代边景昭《三友百禽图》都有十分出色的表现。

吕纪早年在家乡学的是边景昭的画风,工整细致,被征召进入宫廷以后,因为看到林良的画风极为时尚,故而所作也多为水墨淡彩一类的作品,而到了后期其画风又回到工笔重彩的路子上。吕纪画风的变化,尤其是由水墨淡设色画转为工笔重设色画,其直接的原因看来是为了适应不同皇帝的不同口味。具体说来就是弘治皇帝的欣赏口味不同于他的父辈成化皇帝,前者欣赏林良的写意花鸟画,后者喜欢工笔重彩花鸟画,从而造成了吕纪绘画风格的前后区别。而这幅《红梅斑鸠图》轴,正好是反映了他画风变化时期的作品,尤为可贵,应当是吕纪中年时期画艺成熟的佳作。

在中国花鸟画的发展历史中,素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黄家”指的是五代西蜀至北宋初的画家黄筌和他的两个儿子;后者指的是徐熙、徐崇嗣父子。由此形成了花鸟画中的两大流派。一般说来,宫廷绘图中更多的是富贵的画风,而在民间则是野逸的画风在流行。但是也不尽然,大凡一种绘画风格流行之后,便会会对周围及以后产生影响,于是花鸟画中“富贵”和“野逸”这两种画风就在演进中又不断地相互渗透和融合,它们之间的界线也逐渐不是那样分明了。从吕纪的这幅《红梅斑鸠图》轴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既有区别又有相互渗透和融合的现象。 方闻

花鸟陶艺意动人

近日,高域艺术馆艺术瓷器迎春展,在上海小木桥路天乙文化艺术品广场举行。此次展览,不仅有景德镇陶瓷艺术家李菊生、孙燕明、宁勤纪、蔡玲玲、赖德全等大师的作品,还有青年艺术家余森林、彭幼青、廖秀珍的作品。其中,余森林的花鸟陶艺作品,画面生动清新自然,格调淡雅而不失高贵,十分引人注目。

余森林,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江西分会会员,现在任景德镇当代陶瓷书画艺术研究院任副院长。余森林的花鸟陶艺作品意境超凡脱俗如诗如画,他的花鸟工笔画配以写意花卉综合装饰技法在景德镇同辈艺术家中早已小有名气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其作品既有深厚的工笔与写生的功底,又有写意飘逸洒脱的神韵。他那栩栩如生的飞鸟,配上淡雅花卉,真是相得益彰,当人们在观赏余森林的作品时,仿佛走进了没有经过人类骚扰的深山幽谷鸟飞雀跃的天堂。

余森林曾进修于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并于1994年跟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俞木华学习国画,随后又得到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一新的指导。作为一位画家,他将国画的四大表现手法在瓷器创作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作品里有画、有诗、有章、有印、有书法,这样大大增加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同时作者在创作时尽情地抒发了自己真实感情和创作意图,所以有人说,观赏余森林陶瓷作品时,感觉这不是一件陶瓷作品而更像一幅精美的国画作品。

夏龙



刊头篆刻



作者 蔡剑明

砚中精品五色迷人



■ 巧雕松木纹松花砚



■ 长方对板砚坑仔岩



■ 如意纹红丝石丸砚



■ 毛国强刻紫砂砚



■ 老坑山水纹端砚

《悠悠堂·抱膝庐藏砚精品展》近日在福州路上海笔墨博物馆展出。海上藏砚家蔡雪斌、陈佳鸣从其收藏的几百万砚中精选了以端砚为主的61方具代表性的精品,以飨同好。

此次展品中有一方清代太平有象歙砚,为歙石中的庙前青,是罕见难得之品,由书画金石大家张牧石考证为徐世昌旧藏歙砚,展品还有张牧石题写的篆书对联,老坑大西洞平板砚,老坑山水纹端砚,刘演良制山水纹端砚,麻子水坑喜上眉梢端砚,坑仔岩长方对板砚等。

蔡雪斌是国内知名的藏砚家,与蔡鸿茹、刘演良、胡中泰等专家相交甚厚,于砚事数十年,长年往返于广东肇庆、江西婺源等名砚产地,下坑口、访名家,孜孜以求,藏砚既丰且精。陈佳鸣别署抱膝庐主,也是一位典型的“砚痴”,砚缘极佳,数年间

即得佳砚近百方。

展品中,名列“四大名砚”之首的端砚,尤为精彩夺目。据考证,端砚的历史,可推至唐武德年间,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端砚坑口繁多,但砚界最为推崇的,则为老坑、麻子、坑仔三大名坑。老坑又名水岩,因位于西江旁,丰水季节,低于水面。古时开采,需用人力将坑道内的水排尽,极为难得。老坑砚石长期浸于水中,极细润娇嫩,石质为端砚诸坑之冠。在古代,老坑是皇坑、贡品,非经朝廷特许,不得随意开采。坑仔岩的矿脉与老坑很近,甚至有人认为,可能在地下是相连的,但因坑位较高,缺少水分的润泽,石质逊于老坑。麻子坑有水坑、旱坑之分,水坑内常年有山泉浸润,故石质亦佳。端砚又讲求石品,著名的有天青、鱼脑冻、青花、蕉叶白、石眼、火捺等。石品之讲求,并非仅为美观,而与石质有直接关系,有

天青、鱼脑冻、青花、冰纹冻等石品的,非但细润,而且特别发墨。一般而言,一方端砚,有否石品,价值相距往往以十倍计。此次展品中,五十四方端砚均为三大名坑,其中老坑有十七方,而且均有石品,至为难得。

值得一提的是,展品中有许多名家之作,如海上名雕大师刘硕议,歙砚名家吴金花、汪鸿欣,端砚大师张庆明等,最为著名的是当代端砚泰斗刘演良先生的“刘家山水”砚。名家之砚,往往坑口、石质俱佳,雕琢又精,识者当可大饱眼福。

藏砚是古人雅士的传统,大文人苏东坡、米芾、纪晓岚,乃至乾隆帝、民国总统徐世昌,都堪称“砚痴”。近几年,名砚收藏持续升温。但因毛笔书写已退出日常生活,一般人对砚之优劣知之甚少,因此展览期间将在3月23日举办一次讲座,普及与砚的常识。 管诚